

目 录

一、回忆热振事件

.....噶雪·曲吉尼玛 (1)

二、西藏解放前夕三大寺代表和藏军在工布

江达、拉日廓的暴行

.....江中·扎西多吉
降 村 班 觉 (43)

三、噶厦政府和扎什伦布寺拉章之间矛盾的

由来.....李苏·晋美旺秋 (55)

四、萨迦寺近代政教纪事

.....萨迦·多吉占堆 (62)

五、忆白若·格达活佛生平片段

.....瓦热夏仲·阿旺土旦 (74)

六、类乌齐寺吉仲活佛和格热喇嘛简历

.....吉仲·江白坚参遗作 (79)

七、进藏日记摘抄 (一)乐于泓 (91)

附录:

征稿启事

回忆热振事件

噶雪·曲吉尼玛



作者 噶雪·曲吉尼玛

1947年，西藏噶厦政府的前摄政王热振活佛与后摄政达扎活佛之间发生的事件，是西藏近代史上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尖锐、复杂的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帝国主义者长期进行煽动、挑拨，企图使西藏与祖国分离，精心策划的必然结果。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由于腐朽无能，对这一事件束手无策，但事件本身却充分表现了西藏一部分爱国者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对这一事件发

生的来龙去脉，我也是当事人之一，现在我将亲身经历的一切追忆，整理写成七个方面的史料。但是，事情已过去数十年了，加之本人年老智衰，文中难免有遗漏或叙事颠倒，甚至有不当之处。望知情人士加以指正。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

五世热振活佛摄政至卸任前

一九三三年（藏历水鸡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后，“春都杰措”^①讨论摄政王人选问题，我以总管扎谿电机厂^②的四品官身份参加会议。会议结果，提出了三名后选人，即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土登江白益西坚赞、宗教界有名望的甘丹寺赤巴益西旺典、经师普觉活佛江巴土旦楚臣，并在布达拉宫观音菩萨莲座前举行宗教仪式。参加者有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噶厦、仲孜及三大寺前后任堪布等，并由前任甘丹赤巴强巴曲札祈祷后抽签。抽签结果，热振活佛中签，“春都杰措”代表们向热振活佛面陈抽签结果，恭请执政，并要求与在政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共同执掌全藏政教事务。

自热振活佛执政后，与司伦朗顿贡·噶旺秋共事达五年之久。后在处理公务上，二人发生了意见分歧，于是热振活佛在一九三八年向噶厦政府提出了辞呈。噶厦政府召开“春都舍堆杰措”^③讨论后（这时期我担任孜本职务）一致请求热振活佛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之前，继续担任摄政王掌管政教大业，并表示“忠诚勤奋供职。”特别是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诸噶伦、基巧堪布、诸仲孜、三大寺堪布以及所有僧俗官员联名上书，保证绝对服从热振摄政王。

一九三九年，热振摄政王又一次提出辞职，他说：“历任摄政事情不多，唯独我一身二任。同样的摄政出现不同的情况，真是‘一教二佛’！如此下去，有碍于寻访和迎请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是否指与朗顿政见不一而有碍于迎请灵童？作者未说明。译者）。于是，噶厦再次召开“春都舍堆杰措”，经讨论后认为：既然热振活佛和朗顿·贡嘎旺秋司伦政见不合而影响寻访和迎请

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大事，实难继续一同共事。但司伦朗顿无明显过错，如何使其辞去司伦职务也是个难题。后来派人去征求朗顿的“颇本”④色朗的意见。色朗说：“若春都代表们向司伦朗顿将利害关系讲清楚，我认为他不会恋栈不舍、固守其位的。”于是大家先请色朗做好司伦朗顿·贡噶旺秋的工作，然后噶厦和“春都”代表同往劝其辞职。朗顿要求保留“前任司伦”的名义及其薪俸。从此热振活佛独揽西藏政教事务。在他摄政期间，圆满地完成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迎请、座床、剃度、取法名等一系列宗教仪式。

一九三四年（藏历木狗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又派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一九四〇年（藏历铁龙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又派吴忠信来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热振活佛接受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授予的“辅国宏化禅师”的封号；并赞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教活动使藏汉关系较前密切了。

二、热振活佛辞去摄政、 达扎活佛接任摄政

热振活佛担任摄政王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首席经师已有七年。到了一九四〇年末，拉萨城里有一种不利于热振活佛的传说：“热振活佛破戒于异性，无资格再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又说：“下年达赖喇嘛要受‘沙弥戒’，热振活佛考虑到若不提前辞职，那时可能有人借口闹事，给政教大业带来麻烦。”因此，热振摄政王便以辞职之办法，回避主持达赖喇嘛受“沙弥戒”的仪式。

热振活佛是否与弟媳有暧昧，我本人无以为证。但这传闻是否构成热振活佛辞去摄政王及达赖经师职务的重要因素，尚有待

于考证。

提出辞职的过程是：据称居住在澎波森格岗的西康籍喇嘛，是一个明镜园光的占卜者，颇受热振活佛的信任。是年，热振活佛请森岗喇嘛到他的热振寺别墅中占卜，热振活佛问：“是继续担任摄政好、还是辞去好？占卜的结果预示：“若继续任职，虽则对西藏的政教大业和热振拉章有利，但对达赖喇嘛的健康不利，甚至导致不能长寿。对热振活佛本人也不利。若辞职回寺静修，就能消除凶兆”。于是热振活佛召集热振扎萨江白坚赞、前任扎萨江白德来、雍乃喇嘛洛桑益西朗吉、卡朵喇嘛洛桑土旦、森本^⑥堪布阿旺洛旦等人，共同商议辞职和辞职后由谁来接任摄政为宜，雍乃喇嘛提出：“为了避免凶兆，暂时离职二至三年再继任摄政为宜，目前只能暂设代理摄政，倘若让公德林呼图克图或经师普觉活佛接任摄政，将来不可能交出政权。达扎·阿旺松绕是你的经师，且年事已高，他心底善良，完全可以信赖，让他权且摄政，就便于到时候由您复任摄政王。”热振的前后任扎萨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森本阿旺顿典却不同意热振活佛辞职，他说：“有凶兆可以祈祷消除，不必辞职。以我看来达扎·阿旺松绕其人不是一个好货，他是一个心毒手辣的人；让他掌了权，将难以收权。”热振活佛当即指责森本阿旺顿典不该说达扎活佛的坏话。他说：“你对我师如此非礼，是不守誓言的不肖弟子。”经这次密议后，热振活佛分别召见了他的知己噶伦喇嘛丹巴江央、噶伦平雪·次旦多吉，噶伦彭康·扎西多吉把占卜预示凶兆，准备辞职返寺静修，拟请付经师达扎活佛接任摄政等打算述说一遍，听取其高见。噶伦喇嘛和噶伦平雪都表示同意。说：“达扎活佛既是达赖喇嘛的经师，又是你的圣师，年寿已高，请他接任摄政最为适宜。”但噶伦彭康却建议热振活佛不要辞去摄政王的职务。热振活佛又派人把我叫到喜德别墅中说：“近来我在

梦中和其它各种迹象中予示的征兆都不好，特别是经算卦予示蛇、马年有祸，森岗喇嘛明镜占卜也予示我辞职为好。所以我决定辞职回寺静修。至于摄政，拟请达扎活佛接任。”热振活佛还把曾经征求雍乃喇嘛和三位噶伦意见的经过也一一说给我听。我建议热振活佛决不可辞职。我说：“失去权力就会丧失一切，不如暂时离任回寺静修以避凶兆，在此期间只让达扎活佛代理摄政，主持达赖喇嘛受沙弥戒仪式和日常的政教事务，遇有重大事情可让他到热振寺向您请示。”热振活佛表示可以考虑我的建议。数日后，热振活佛又派人召见我说：“一个代理摄政王不宜主持达赖喇嘛受沙弥戒，我还是决定让达扎活佛任正式摄政王。拉康先生（雍乃喇嘛）和堪仲·群培土旦也同意我这个打算。我已与达扎活佛面商过，他表示在二至三年内尽心尽力主持政教事务；并发誓到期定将摄政王位奉还与我。他还表示一定不忘我的恩情，照顾好噶厦政府中我委任的所有成员。”热振活佛还对我说：“我已经把提升你为噶伦之事也给达扎活佛作了交代，他表示‘一定照办’。现在我要求你在我辞去摄政由达扎活佛接任一事，在全藏大会上设法排除他议，促成其事。”

过了几天，达扎的管家旦巴塔青来到我家说：“热振活佛要辞去摄政王由我家活佛接任，两佛已经商妥。我家活佛还答应了热振活佛关于将你提升为噶伦的事，我一定为你催请我佛尽快玉成。希望你在这次我佛接任摄政和首席经师一事上多多尽心。”我表示“尽力为之。”

热振、达扎二佛的拉章（家庙）对这次摄政大权属谁一事各自都对噶伦、仲孜、三大寺堪布等有关重要人物无疑也都作了许多工作。

一九四〇年（藏历铁龙年）的下半年，热振活佛向噶厦正式提出了辞呈，呈文中有：前曾提出辞职事，因司伦和诸噶伦以及

全体僧俗官员坚持要我继续任职，并向我上书保证忠诚勤奋供职，当时我也不便拒绝，只好继续留任。在我任职期间完成了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迎请到拉萨的大事，后又举行“剃度”取法名和坐床等宗教仪式；边境安谧，政教统一。但如今经佛、神卦卜予示我流年不利，有性命之忧，因此我不得不辞去摄政。此事我已向达赖喇嘛作了请示。现请噶厦提交全藏会议讨论决定。”于是噶厦召开了大会，会前，先给仲孜们原原本本地传达了热振活佛的上述意见。然后说：“噶厦曾多次向热振活佛敬献‘曼扎’^⑥，恳请继续执政，但未蒙应允，现需提请全藏大会讨论决定。”经全藏大会讨论，还是坚持请热振活佛继续担任摄政。于是仲孜们同全藏大会代表、三大寺堪布等一同前往喜德林拉章，向热振活佛再次献曼扎和哈达，跪拜恳请在达赖喇嘛尚未亲政之前继续担任摄政。但热振活佛执意不肯。我们便将这一情况向大会和噶厦政府汇报。噶厦指示此事关系重大，还需由大会继续讨论。次日，在布达拉宫的沙松朗杰宫内继续举行会议，这一天恰好热振活佛也来到布达拉宫。丹巴江央、平雪·次仁多吉、彭康·扎西多吉三位噶伦以及基巧堪布阿旺丹增、八位仲孜、哲蚌和色拉寺前、后任堪布、甘丹寺代表、扎萨擦绒·达桑占都、索康苏巴·旺钦才旦、格达巴·阿旺坚赞、台吉夏苏·居美、堪钦洞波娃·钦绕旺秋、拉恰车仁巴·晋美松赞、噶伦拉鲁·次旺多吉、孜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等大会代表向热振活佛敬献“曼扎”、哈达，恳求他继续担任摄政。但热振活佛坚决不应允，他把曾经占卜的情况，再次重述后发誓要辞职。他说：“达扎活佛是我的宝佛恩师，又是达赖喇嘛的付经师，达赖喇嘛也很尊敬他，前达赖喇嘛也很敬重他。他具有一定的政教学识。所以，只有他担任摄政王最为合适。经我占卜，他任摄政王对政教全局有利。总之，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所以我决定请达扎活佛担任摄政王和达赖

喇嘛的首席经师，请你们在全藏大会上进一步研究决定。

会上有的代表提出，普觉活佛和达扎活佛由谁担任摄政王，经过抽签后再决定其一。堪仲群培土旦说：“大家不必多讲了，我们已有言在先，要绝对服从热振活佛的决断，现在就该服从了。就这样，争论渐息，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由达扎活佛接任摄政王和达赖喇嘛首席经师。至此，噶伦们和基巧堪布以及其他代表前往布达拉宫觐见达扎活佛，由噶伦喇嘛丹巴江央向他敬献“曼扎”，恭请达扎活佛接任摄政王。达扎活佛说：“我因年迈，只能任职二三年，到时候再奉请热振活佛复任摄政王。”当时全藏大会书写了一份纪要。纪要首先详述和赞扬了热振活佛在政期间的政教业绩，然后明确写上：“热振活佛为消除不祥征兆，暂时辞职回热振寺静修，由达扎活佛接任摄政二至三年，期满后仍由热振活佛继任摄政，直至达赖喇嘛亲政为止。”

按惯例，现任摄政王的座位在上席，前任摄政王的座位在下席。但鉴于三年后仍由热振活佛继任摄政王，故决定热振活佛座位仍坐上席，而接任摄政王达扎活佛座位设在下席。纪要写成一式四份，每份盖上六颗公章，热振、达扎、噶厦、全藏大会各存一份。从此，社会上普遍议论道：热振活佛把摄政王位和首席经师的大位一齐让给达扎活佛，一是因为热振、达扎师徒关系亲密，热振活佛完全信赖达扎活佛；二是为了便于将来收回权力重新执政。总之，“喇嘛欲马得了马，弟子欲牛得了牛”。热振、达扎双方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

一九四一年（藏历铁牛年）正月一日，达扎活佛正式接任了摄政王和首席经师职位。达扎活佛在格桑颇章殿宴请热振活佛及其随从官员。宴会上热振活佛祝贺达扎活佛接任摄政，达扎活佛也为答谢热振活佛宏恩厚意向他赠送了厚礼。然后，热振活佛在噶厦政府各级僧俗官员、三大寺喇嘛、活佛、前后任堪布等人举

行的盛大欢送仪式中回到热振格培林寺。

三、热振、达扎矛盾的形成和发展

在热振活佛辞职回寺后的头两年，达扎是履行了接任时的诺言的，凡有关噶厦政府的重大政教事宜和任免各级官员都能做到及时派信差前往热振寺请示热振活佛。热振活佛也及时致函达扎摄政王提出建议。例如，一九四二年（水马年），噶厦非法成立“外交局”；一九四四年（木猴年）开办英文学校等事项，热振活佛接到请示后，曾多次劝诫达扎不要乱搞。（那时热振活佛写给我的信中也说，对此二事他给达扎写了信）。后来，追随达扎的一伙人为了攫取重要职权，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亲达扎的势力，将热振一方在地方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采取拉拢、免职、或施加压力的办法迫使其退职，而代之以达扎一方的人员。例如免去噶伦朗穷，由索康代之；迫使达赖喇嘛的随从官——色拉寺吉扎仓籍基巧堪布阿旺丹增退职，由降央吉·钦绕丹增代之；无故撤销哲玉娃的孜本职务，由夏格巴·旺秋德丹代之，等等。达扎这种排斥异己的做法引起了热振方面的不满，双方的关系逐渐疏远，直至形成矛盾。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原定三年后交还摄政大权的期限已满，但达扎却丝毫没有交权的表示，可热振一直满怀希望，认为只要自己亲自去拉萨见达扎一面，就可使达扎履行三年前的诺言。但是难办的是：倘若人家不邀请，自己就不便贸然去拉萨。恰好正月三日的占卜节到了，噶厦政府按惯例要在布达拉宫举行宗教仪式（这次是一九四四年藏历木猴年）。据说，这次占卜预示达赖喇嘛有凶兆。为此，噶厦决定组成有三大寺在内的全体僧俗人众为达赖喇嘛诵经祈祷，化凶为吉，永保长寿。热振给我来信说：“我已给噶伦丹巴降央、噶伦彭康、堪仲群培土登、哲蚌寺阿巴扎仓前任堪布阿旺嘉措等人写

了信，请噶伦喇嘛丹巴降央出面，由你协助，设法与三大寺堪布和有关重要人员密商，然后以三大寺名义要求噶厦邀请我来拉萨为达赖喇嘛长寿永生，诵经祈祷。”我按照热振活佛来信所嘱，会同色拉寺吉札仓堪布对上述人员及哲蚌寺的罗赛林堪布、强佐和甘丹寺的代表作了工作。堪仲群培土登也同时对色拉寺麦扎仓堪布和郭芒堪布等人进行了活动。然后由色拉寺吉札仓堪布阿旺嘉措负责与三大寺诸堪布秘密联络，结果多数人愿意为热振活佛效力。并于是年藏历二月趁传召集会之机，诸堪布密议决定写呈文请求噶厦邀请热振活佛到拉萨为达赖喇嘛长寿诵经，大家一致同意以三大寺名义向噶厦递呈文。于是在传召大会结束后的藏历三月份，诸堪布到噶厦禀报“有重大事情奉告，请召开全藏大会听取。”噶厦回复：“现不必召开全藏会议，有何重大事情可先在仲孜会上讲明”，同时噶厦令召开仲孜全会听取诸堪布汇报。于是我们在大昭寺拉章楼角小厅里召开了仲孜全体会议，并通知色拉寺、哲蚌寺的前后任堪布和甘丹寺代表到会。哲蚌寺阿巴扎仓前任堪布阿旺凯却首先开口，要求必须召开全藏会议，三大寺有重大事情奉告。经仲孜们研究后，由大喇嘛然巴·土登贡钦回答：“你们三大寺究竟有何重大事情，请先说个明白，然后才能报告噶厦决定。”诸堪布纷纷发言说：“众所周知，三日占卜预示达赖喇嘛有凶兆，噶厦曾决定由三大寺和全体僧众进行诵经祈祷。此事是关系到达赖喇嘛健康的重大问题，而热振活佛则是与众不同的圣佛，由他为达赖喇嘛诵经祈祷永保长寿就更加灵验。为此，我们恳请噶厦尽快邀请热振活佛到拉萨来为达赖喇嘛诵经祈祷。”对堪布们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仲孜是无法答复，只好同堪布、代表们同去噶厦，汇报了上述意见和要求。当时我们心想，噶伦喇嘛丹巴降央和噶伦彭康，因为热振活佛已经给他们写过信委托过，这次肯定会出力的。热振一方的人也都把希望寄托

在他二人身上。但事出意外，热振活佛一贯信赖的丹巴降央，此时却一反常态，不认旧交，满面怒容地说：“达扎活佛明明健在，何必请热振活佛来诵经祈祷？真是多此一举。我劝诸位堪布管好各自的教务为好。”接着，噶伦平雪也一边帮腔：“噶伦喇嘛说的正是，你们把各自的寺庙的教务管好就是了，不要自找麻烦。”噶伦彭康说：“摄政达扎是健在的，但是诸堪布要求邀请热振活佛到拉萨来为达赖喇嘛诵经祈祷，也不能说成是多此一举，因为迎请达赖灵童、剃度取法名这些大事，不都是热振活佛主持的吗？因此我认为应该考虑。”噶伦索康·旺钦格列也支持丹巴降央的意见，不同意邀请热振活佛。他说：“热振活佛也是为避免凶兆回寺静修的，我们千万不要打扰他。”最后，噶伦喇嘛丹巴降央再次怒气冲冲地说：“诸堪布还是老实点好！再不老实将会像自己手中的念珠一颗一颗的抹掉，到那时候就不要后悔了。”这样一来诸堪布再也不敢提及邀请热振活佛到拉萨一事。我们仲孜们更不敢多咀，都灰溜溜地各自回家去了。

关于噶伦喇嘛丹巴降央的来历，有必要简述一下，以便让后人了解其人的底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晚年期间，担任孜恰堪穷的丹巴降央由于对布达拉宫东侧的维修工程没有搞好，受到处分，被没收其房产、撤职为普通僧官，从此逐渐由富变穷，生活艰难。当我在扎谿电机厂任四品官时，丹巴降央是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每天往返于拉萨至扎谿之间，竟是行步。夏天常常看见他用鞋带将两只鞋系起来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提起迦裟的下摆，涉水渡过流沙河，有时我让他骑在我仆人的马屁股上过河。热振活佛当了摄政王后，凭借与前任热振扎莎的交情，得到照顾，由普通的僧官提升为堪穷职务，还破例的担任了噶厦政府的第一任藏军司令（被称为堪穷马基），不久又提升为仲译钦莫^①，又很快升为噶伦喇嘛^②兼藏军司令。在短短的时间内步步高升，成

为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这完全是靠热振活佛提拔起来的。当然，从热振活佛的意图来看，显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把他视为自己最可信赖之人物之一，军队、译仓、噶厦等要害部门都让他来负责，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热振活佛希望复任摄政的关键时刻，丹巴降央却忘恩负义地站到达扎一边去了。这种忘恩负义、卑鄙无耻的行为使了解他的人都感到吃惊！

不几日，达扎活佛命令原热振一方的哲蚌寺廓芒扎仓堪布群培杰布、阿巴扎仓前任堪布阿旺克乔、色拉寺堆扎仓堪布坚赞森格等，为达赖喇嘛消除凶兆、闭门静坐诵经祈祷，并要求严守戒律，不得出门与外界接触，且美其名曰“为达赖喇嘛诵经祈祷。”其实是把热振方面的人软禁起来，剥夺其参加各级会议及发表言论的自由。当时我写信告诉热振活佛说：“从各方面的情况看，达扎尚无交权的表示，请吾佛暂不要来拉萨。”但据说他一时误解我信中之意而生了我的气。

四、热振、达扎矛盾的激化

借为达赖喇嘛长寿进行诵经的机会，邀请热振活佛到拉萨的计划落空后，热振一方的人仍然要求热振活佛必须前来拉萨，热振活佛也没有放弃其“只要到拉萨面见达扎摄政，就可收回权力”的希望。为此，采取了另一办法，即与色拉寺吉堪布阿旺嘉措密议后，以色拉寺吉扎仓的大经堂“维修胜利竣工”，需要请有名望的活佛“开光仪轨”为名，邀请了热振活佛。一九四四年，热振活佛抱着重掌政教大权的希望，离热振寺赴拉。到拉萨门仲桥时，受到噶厦政府盛大迎接。这时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认为热振活佛此次来拉萨，肯定要重任摄政。于是噶厦政府的僧俗官员，各大寺活佛、堪布以及富商大贾等蜂拥前来朝拜，连喜德热振拉章周围的大街小巷也挤满了前来朝拜的人群。几天后，热振

活佛前去布达拉宫拜见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王，仪式完毕后，又到达扎的寝室会晤。热振活佛对达扎活佛说：“我已结束了为消除凶兆、静坐修经的功德，并考虑到您年事已高，继续主持政教事务有困难，故特地来到拉萨。”可达扎活佛两手捂着双耳、装聋做哑，只是“啊！啊！”不已，不作回答，更不谈其奉还摄政职位之事。达扎活佛不愿意退出政治舞台的消息一经传出，原先如过江之鲫不断前来朝拜的人流，忽地象无源之水，一下子断了，其原因就是都怕达扎活佛降罪。一天，热振活佛非常后悔的对我说：“我这次不该来拉萨。原先你和擦绒劝我不要来，我却误解你意，抱着很大希望来到拉萨，结果落了空出了丑。我作梦都没有想到达扎会如此对待我！”不久，热振活佛怀着悲愤的心情回热振寺去了。

一九四四年（藏历木猴年）秋后的一天，澎波宗^⑥“雪”的一些百姓来找宗本楚臣告状，说色拉寺吉扎仓和阿巴札仓派来七八名僧人向农民逼还粮债^⑦。宗本听了就宣布可以不还，僧人气得找宗本说理，双方由争吵以至打架，僧人失手打死了宗本。于是宗本的哥哥仲泽钦莫群培土登向噶厦报案，要求追查审理。噶厦委派台吉桑颇·才旺仁增和堪钦洞布娃·钦绕旺秋二人审理此案。他二人下令色拉寺吉扎仓和阿巴札仓交出凶手。两扎仓答复：收回粮债是用之于众僧的，由此引起的事应由众僧承担，要罚就罚众僧，不必交出什么凶手，然而台吉和堪钦二位官员仍然坚持要交出凶手。双方相持，一时无法解决，只好拖延下来。到了一九四五年（藏历木鸡年），按惯例三大寺都要参加传召集会，但是这次色拉寺吉扎仓和阿巴札仓破例不参加。这一破例行动，使噶厦感到很不光彩。后经色拉寺麦扎仓、热振拉章、普觉拉章的僧众和色拉寺的施主在噶厦政府和两扎仓之间进行调解，两扎仓才勉强参加了，紧张气氛暂时得到平静。但噶厦政府怀恨在心，

达扎摄政与译仓密谋后，决定利用在传召后，色拉寺堪布及管家等人去罗布林卡觐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将其逮捕。但有人将此事密告了阿旺嘉措，阿旺嘉措就没有去罗布林卡参加觐见仪式。当译仓勒空追查时，众堪布和管家们报告说：吉扎仓堪布阿旺嘉措于今日早上脱掉袈裟，身穿出行俗装，主仆四人一人一枪，骑马出寺，不知去向。这使译仓的仲译钦莫和帕拉·土丹维登等人更加被动，他们老羞成怒，立即报经达扎摄政王和噶厦批准，派阿仲带上噶厦的指令，昼夜兼程赶到昌都，命令朵基^① 宇妥设法将阿旺嘉措逮捕，如若拒捕立即击毙。阿仲行至一个偏僻的山村时，闻知阿旺嘉措主仆四人就在附近，但不见其人。阿仲疑惧起来，赶快与向导互换了服装，让向导骑马跟在后面，阿仲穿上向导的白氍毹藏装，怀揣噶厦政府的信件，骑马走在前头。当二人穿过一处密林时，突然枪响，假阿仲被撂倒，真阿仲仓慌脱逃，赶到昌都，把噶厦的指令交给宇妥，并详述了途中遇见阿旺嘉措的经过。朵基宇妥立即派兵分路兜捕。追兵发现在郎青地界有三骑飞驰，立即追上包围，开枪打死了一人，其余二人被擒（即索本白玛多吉和索科祖楚）。追兵问被擒的人：“打死的是何人？”答：“是阿旺嘉措”。追兵信以为真，割下“阿旺嘉措”的首级，带上两名俘虏返回昌都，交给朵基宇妥。宇妥给噶厦写了追捕情况报告。报告中说：“此首级据说是色拉寺吉扎仓堪布阿旺嘉措的”。“阿旺嘉措”首级送到拉萨后，噶厦原打算将首级悬挂通衢示众，以达杀一儆百之目的。但经仲孜们分析，逃走的四人中有一名下落不明；宇妥的报告中也没有肯定是阿旺嘉措的头。因此建议摄政王和噶厦暂不必将人头示众。摄政王和噶厦采纳了仲孜们的意见。后来查明：被打死的是阿旺嘉措的哥哥（吉扎仓强佐），而阿旺嘉措本人则在逃跑途中见到阿仲后，打扮成朝佛的僧人，经西康逃往内地。西藏和平解放后，阿旺嘉措回到拉萨，达

赖喇嘛授予他堪苏名誉职位。

藏历木鸡年五月（1945），噶厦报经摄政王达扎活佛批准，在原有审案人员台吉桑颇和堪钦钦绕旺秋两人外又增派了七位仲孜组成法庭，继续审理色拉寺吉扎仓僧人打死彭波宗本一案。法庭设在布达拉宫下面的“雪”印刷室内。在审理过程中，将与此案有牵连的和曾阻挡两扎仓参加传召集会的有关人员——热培甲乌、粮食管理达瓦等二十多人逮捕审问，并报经噶厦和摄政王达扎活佛批准，将首犯流放到各宗、谿^②；没收色拉寺吉扎仓的全部枪支弹药，付给少量银钱作为寺庙基金放债收息，并规定每年从利息中提出部份给僧众布施。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热振、达扎矛盾激化的具体表现。热振隶属的色拉寺吉扎仓堪布阿旺嘉措出逃后，噶厦立即委任达扎的亲信索布格西^③为堪布，这一系列排除异己的行动，使热振一方更是忍无可忍。

一九四七年（藏历火猪年正月中旬）在堪仲阿旺朗杰家里爆炸了一枚手榴弹。次日，听说达扎的强佐钦莫（大管家）和堪仲阿旺朗杰、孜本夏格巴等人在发生爆炸的当天夜里去索康家开过会。有一天，我和然巴先到了噶厦，我对然巴提及上述三人在索康家开会一事，他说他也听说了，但不知详情。几天后，堪仲阿旺朗杰来噶厦报告：“近日，有一自称是从西康来做生意的人，带着一个白布包裹，上面盖有火漆印章的小匣子，说是朵基字妥托送给摄政王达扎活佛的礼物，因他的老板未到，要求暂存放在我家。过了好些日子，不见这人再来。藏历正月十七日，我兄弟格顿以为匣内装有宝贝，于是将匣子拿到自己宿舍拆开缝布，打开匣盖一看，乃是一枚手榴弹，当即“嚓嚓”作响，吓得他一溜烟跑出屋外，同时手榴弹就在屋内爆炸了。人虽脱险，但室内器物 and 墙壁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说完，把一些碎弹片和炸烂的匣子拿给大家看。堪仲阿旺朗杰继续说：“幸亏此匣没有直接

送到摄政王手中，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我心想：别人托送给摄政王的礼品，你们怎能私自打开呢？因此，我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当然也不敢明说。大家听了堪仲阿旺朗杰的话，都吃惊地连说“要追查！要追查”！但又说不出具体办法来。后经“春都杰措”会议，才将这一事件审理清楚，原来二代本^④郡巴·阿旺晋美去昌都时，从噶厦政府的弹药库领的手榴弹被郡巴的女婿雪仲^⑤次旦平措拿走了两枚，付给游民次仁朵布杰顶作买马钱，次仁朵布杰转卖给热振拉章。而后雍乃喇嘛等人将一枚手榴弹伪装成礼品，企图借阿旺朗杰的手送往摄政王达扎官邸。会议决定将雪仲次旦平措革职并给了严厉的处分。另外一枚手榴弹的下落是：当仲孜们去查封热振拉章时，发现一个红布包裹，上面写有“内有金银”的字样，打开一看，却是一枚手榴弹，就立即扔到江色夏林卡的空地上爆炸了。

五、热振、达扎矛盾被帝国主义利用， 使矛盾扩大、尖锐化

热振拉章蒙受不幸和后来引起色拉寺战争，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与英国驻藏商务代办理查逊（又称甲日孙或黎卡逊）利用热振、达扎矛盾，干涉西藏内部事务是分不开的。

按传统，十四世达赖喇嘛，要加入哲蚌、色拉两大寺宗教法籍的仪式即将举行，经星宿卜算后，决定火猪年三月初为最吉祥的日子，并安排先哲蚌寺后色拉寺的日程。到那一天达赖喇嘛出行时，自布达拉宫至两大寺途中要举行盛大的迎送仪式；噶厦要给两大寺的大经堂和各扎仓赠送法器。为此要指定专人负责组织手工匠人制作几百克（1克等于二十八斤）面粉的油炸麻花。这次噶厦的主要官员、各部门、各大寺、各林等，都为举行这一法籍仪式的准备工作忙个不停，谁也不知道就在这时候，热振活佛

密派代表赴内地“投靠”国民党中央政府。藏历二月份的一天，英国驻藏商务代办里查逊，不通过当时的“外交局”，也不通过噶厦直接去见摄政王达扎说：“热振派遣植霍尔·普顿朗和拉嘎尔·普土多二人前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大会’受到优礼接待，胜过噶厦派去的两名扎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热振派去的这二人参加‘国大’后留在南京。他俩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领土而非独立，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并给予武器和经济援助。国民党也准备派大军入藏，支持热振活佛重任摄政，还决定派飞机轰炸拉萨！”说得活灵活现的，好象一二日内就要发生重大事件。里查逊还说：“据悉，国民党已给了植霍尔·普顿朗很多武器和金钱；热振拉章与扎什伦布寺拉章联合起来，要在色拉寺建立军事基地，由热振方面发动叛乱；在扎什伦布寺也建立军事基地，由扎什伦布寺拉章发动叛乱。”里查逊的话，使摄政王达扎惶恐万状，立即召来噶伦喇嘛然巴·土登贡钦、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噶雪·曲吉尼玛，拉鲁·次旺多吉等四人，把里查逊的话重复了一遍，要求大家密切关注，并特别强调说：“根据里查逊的要求，对他提供情报一事要绝对保密。”噶伦们恍然大悟地说：“若不是里查逊的消息灵通，我们还蒙在鼓里呢。现在要立即给驻南京办事处的堪穷、卓尼、译员发密报查清。”噶厦给驻南京办事处堪穷土旦桑布、卓尼次仁、译员江巴阿旺等三人发了加急密电，内容：“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西藏代表中除噶厦委派的两名扎萨外，还有何人参加？对西藏方面有何紧急情况？速查复。”次日，“外交局”负责人索康·旺钦次登和扎莎柳霞·土登塔巴来到噶厦说有重要情况报告。于是噶厦暂停了其它问题的研究，让卓仲（仲尼、俗官）们出去后，听取二人的报告。二人说：“据英国商务代办里查逊反映：‘热振活佛前些时准备去印度朝佛，要求我帮忙。’我对他说：‘你是有名望的前任摄政王，出国朝佛须报经噶